呢！心想：「反正剩下最後一天了，再苦、再累也要熬過這最後一夜。」於是再度提起心力，用念佛、拜佛來打消念頭，也完成了一天的功課。不過我還是偷偷地跑去告訴宋老師，叮嚀她回家記住通知外子，要他明天準時來接我。(眞是歸心似箭啊！)

晚上那支香，我拖著疲憊的身軀，再次提起佛號，用「三三四」的方法，數著數著，竟然數出了味道；拜佛也漸漸地感受到那股法喜，今夜我才發現自己有點「上路」了。

師父提醒：「萬緣放下，至誠懇切」觸動了我的內心。第三天，我完全放鬆，丟捨一切，全心納受師父的方法，一聲聲的佛號清楚地從我的耳根進入；每一拜下去，雙手承接著一朶朶清淨的蓮華，身心感到清涼自在。最後那支香止靜時我集中心念，「阿彌陀佛」的聖號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前兩天的飢餓、頭昏眼花、腰酸背痛全都不見了，只有句句連綿不斷的佛號，突然間我體悟到這身與心是無關的，那裡有腿痛，那裡有背酸？由於專注在佛號上，放下對色身的執著，我發現了一個清涼的世界。

回家後感覺自己的世界寬廣了起來，彷彿去除了許多障礙，通達了許多道理。透過專注、冷靜的觀察，對那些不如意的事，就不是那麼在意了，稱譽也好，毀謗也罷，不去執取之後，身心自在許多。佛三，沒有使我大徹大悟，但在學佛道上，我眞正跨出了第一步。

我的父母親

王玉崑

只要回憶起父母親，這親恩罔報的歉疚，總會令我不禁淚流滿面，十六年了，那一幕幕竟還令人難以釋懷。

父母親以前在大陸時，都是富有

人家的子女，父親曾擔任過鄉下小學的校長。大陸變色，父親攜著母親，手中抱著剛出生不久的大姐，逃難來到臺灣。當時一切物資貧乏，謀生不易，帶出來的家當也在逃難中，一路丟光用罄了，日子過得十分艱苦。不幸父親又染上重病，輾轉病榻多年，原有的雄心大志就被這場重病銷磨殆盡。病癒後的父親找不到工作，他的個性變得更沉默、憂鬱了，成天只是唉聲歎氣，卻想不出一點辦法，生活的擔子自然就落在母親身上。隨後我們五個姐妹又相繼來到世間，一個個嗷嗷待哺，常常面臨炊飯時間，還不知米在何處的窘境，母親的負擔是夠沉重的。

外公家算是地方望族，母親在早年享有的錦衣玉食的生活，一經逃難的驚惶重創，一切早已成過眼雲煙。她爲了養育我們五個姐妹吃盡苦頭，但她從不曾怨尤過。印象裡，母親賣過早點、冬瓜茶、綠豆丸子、替人打毛衣、補麻布袋……費盡千辛萬苦把我們一個個拉拔長大。

記憶中，曾有一段時間母親爲了謀生，每天一大早就到附近軍用倉庫縫麻布袋！有一次我去找她，在昏暗、彌漫著塵土的倉庫裡，只見放大粽子腳的母親，顫巍巍的背著大麻袋，每走一步就好像要跌倒似的，我上前喊了一聲「媽！」她回頭看到我，流露出詫異的眼神，繼而責問：「來這裡幹嘛？快回去念書！」看著母親蓬頭垢面，全身邋遢的樣子，心裡有說不出的難過，我轉頭就跑，一路上眼淚仍撲簌簌的直落……年幼的我，想不透爲何母親要做這些粗活，父親卻坐在家裡悠閒看書？內心實在不能諒解父親的作爲。

時光流逝，我們姐妹逐漸長大，正計劃著如何讓母親安享清福，不要再爲生活奔勞時，一場意外的發生，使得一切計劃剛開始就驟然結束。

一個寒風颯颯的清晨，母親爲了去看一隻生病的母雞，跨過屋後鐵軌時，被側面而來的小火車猛撞到頭部

，當我聽見火車急速的煞車聲趕到現場，我呆住了，那是我的母親！我抱起躺在地上的母親，不停地呼喚，她卻毫無反應。就這樣，母親癱在我的懷裡，眼睛一直沒有閉上，我知道她是多麼不忍心放下我們、離開我們……那年母親才五十二歲！

母親是全家的支柱，這棵大樹倒了，最無法承受的是父親，他一生依賴母親，聽到母親逝世，當場中風癱瘓，成天以淚洗面，半年後鬱鬱而終。

雙親去世了，卻留給我們「子欲養而親不待」的無盡愧疚。

二年前，我才聽聞到佛法，也恍然大悟，佛經上說我們多生多劫來，輪迴生死，不知多少次遇到父母死亡、孩子死亡、朋友親屬死亡，和親愛的人別離時所流的眼淚，若有數量，應比四大海的海水還要多。由父母親一生的遭遇和我所承受的傷痛，我體驗到佛經所說衆生的苦迫，和人生無常，更進一步看到自己和衆生生死的輪迴，但願我和衆生都得以安住在佛法中、精進修學。

《徵稿》

「香光莊嚴」季刊的園地公開，屬於讀者所有，我們竭誠的希望您將自己或家人的學佛心得、人生探究，或能弘揚佛法、淨化人心之小說、散文、詩歌等創作，或有關宗教教育、佛學的論著、譯著等，皆歡迎踴躍投稿，廣結法緣。

一、來稿請附眞實姓名、地址及電話，便於聯絡。

二、稿件請用稿紙單面書寫，學佛心得及創作的字數以不超過一千五百字；論著、譯著則不超過五千字，發表時歡迎附上圖片，筆名尊重作者。

三、本刊保留刪改權，不願者請註明；需退稿者請附回郵與信封。

四、來稿若經採用，稿酬從優。

五、來稿請寄：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四十九之一號　香光莊嚴雜誌社收。

六、今年各期截稿日分別是：國曆二月一日、五月一日、八月一日、十一月一日。